

新春重讀「甲申三百年祭」

管中閔

（原載 2004 年 3 月 8 日中國時報，財經漫談專欄）

二月十四日是台灣第一次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。其中一位提問人問了一個涉及政商關係的重要問題：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的分際應該如何拿捏？長久以來，台灣的複雜政商關係就為人詬病與質疑。這個問題其實正好讓候選人有機會闡述理念，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政策宣示；但是很可惜，兩位候選人卻都沒有把握住這一個可以召喚民心的機會。

傳統上，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在建立一個良好的環境，維持交易秩序，使市場力量能夠充分發揮，而不應干涉市場的運作。但隨著經濟活動日趨複雜，市場有時也會失靈（例如工廠的污染造成傷害時，就無法靠單純的市場機能加以控制），此時經濟學家亦主張政府採取適當作法以補市場機能的不足，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的福利。

然而問題到了台灣就更加複雜。台灣的各種政治力量一向廣泛的涉入許多經濟活動，例如國營企業負責人的更替，官股對民間公司的操控，以及政府各種基金投入股市等。尤有甚者，透過複雜綿密的政商關係網，政治人物得以在金融機構不當的取得貸款，涉及各種內線交易，乃至在工程與金融上圖利特定企業。這些都已經不只是涉入市場活動，而是破壞市場機能的行為了。近日甚囂塵上的 SOGO 百貨公司轉讓疑雲和陳由豪的獻金疑雲，讓一般民眾對政商關係有了一個更大的問號。

1944（甲申）年 3 月 19 日，重慶新華日報開始連載樂山郭沫若的「甲申三百年祭」一文，重新評價了明朝末年李自成政權的崛起與覆滅，轟動朝野。當時連載的時間選的妙，正好是 300 年（五個甲申年）前明朝崇禎皇帝自縊的日子。

該篇文章中引述「明季北略」，說明當時民眾苦於官兵的壓迫，而李自成適時以「剿兵安民」為號召，所以民眾歸附，遂成大事。「剿兵安民」這幾個字極有意思，道盡當時局勢的敗壞。

其實，「兵」應該是「民」所寄望能夠安定社會、維持秩序的中道力量。可是若「兵」本身就成為壓迫者，則「民」一旦無路可走，只能轉而「望寇剿兵」了。就好像今天有許多民眾引頸期待太設章家或陳由豪提出更多的證據，以證明他們的確受到壓迫。我因此心中感到強烈不安，彷彿看到龐大的政治陰影下，有人正在「望寇剿兵」。

今年又是甲申，春節時重讀六十年前「甲申三百年祭」後感觸尤多，不具錄。